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讞卷三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監生臣楊以澐

春秋左傳讞卷三

宋 葉夢得 撰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正月公如未歸自未即位當如定公以歸之月書不得言不稱即位也如公已歸自不害其即位豈

可以嘗出而不稱乎按閔公以八月薨慶父九月出奔莒齊高子以冬來盟僖公歸立當在此時則僖公之歸蓋在歲前此亦失於繼故之義而每妄為之說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

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經書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救邢邢遷于夷儀六月

後見三師城邢者盖救邢之師已散而邢自遷故

三師復會而城之此經所以書救書遷書城歷數

其序而列之若但因其救遂遷而城則為一事當

舉其重如楚丘緣陵書城夷儀足矣何用更見遷

乎先見邢遷而後見城邢所以别其非專封此義

尤不可亂况經書師而傳以為諸侯尤可見其言

之無據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虚丘之戍將歸者也

此拘於以未戰為例而不知内辭書敗之義故例

為之辭未必實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

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莒挐猶言莒慶子男之卿再命自當以名見也傳

不知此但見其不氏與獲宋華元獲陳夏齧之類

異故仍邾庶其之例以為非卿而特書妄意以為

嘉季子也既敗其師矣獲挐不獲何足較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為已甚

矣女子從人者也

非君子之言也此齊以霸討不私其親之義何從

人之云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經言城楚丘傳以為諸侯城楚丘盖不知此以魯城為文而妄以諸侯城緣陵例一視之故又謂不書所會為後盖左氏為文傳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為例以為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故於十五

年再盟扈十七年會扈皆云然吾嘗言其非矣三者經皆言諸侯而不序妄以魯為會後猶可也今此本不書諸侯而擅增之尤可見其附會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既言晉假道于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而里克荀息以師往會則虞主兵自當先書虞安得復云

以賄書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

去年書十月不雨則十一月十二月雨矣今書正月不雨則二月三月雨矣繼書四月不雨則五月以後雨蓋可知矣然而復挈六月雨而志之者穀梁所謂喜雨者是也蓋百穀皆待雨以生成唯建

巳之月為最急故常雩以龍見為節令連歲不雨者三而建巳之月雨是宜于穀所以喜也故經有歷時而言不雨者無志于民也文是也歷月而言不雨者有志于民也僖是也傳不知辨此但見六月書雨遂槩與文言之又疑其文少異故復以為旱不為災其意以建戌至建辰非禾之時故爾然則麥亦病矣且據傳例凡物不為災自不應書此何為而特書乎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小白攘荆楚而抗中國莫大于此舉茍以婦人之怨而勤七國之君夫誰肯聽之哉蔡人雖畏齊亦不遽潰矣此事之必不然者齊之侵蔡志在楚也

辨又見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

葬許穆公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

諸侯卒于師言師卒于會言會許男雖與伐楚之役然經書許男新臣卒不言師則非卒于師也自會以疾歸其國中而卒爾傳妄意云遂以為卒于師而為加等之例審以為薨于朝會加一等以侯禮葬亦不得言以衮斂侯服鷩冕衮冕上公之服也

五年

冬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

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

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按史記秦惠王時始改蜡為臘于是臘猶未名盖與後言秦官不更庶長之誤同吾嘗疑左氏戰國人故但記當時之言而不悟其非此一驗也　晉之滅虢非特有滅國之罪又滅同姓當與衛侯燬同書而經不加貶獨言執虞公盖深責虞公假道伐虢以自亡其援下陽虞虢所恃以為固者也既于下陽書滅見虢滅則虞亦滅也此虞之自滅非晉滅之也故于是獨見執虞公以為國滅久矣所

遺者唯虞公而已不言以歸猶言國晉之國非虞之所得有也傳但不見書虞滅遂以為復脩其祀而歸其貢若然是亦擅奪人之地而易其主經安得無貶哉以為言易尤非是

六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

夏諸侯伐鄭秋楚人圍許以救之諸侯釋鄭而復救許冬書公至自伐鄭則許以諸侯之救而楚圍解矣僖公何為復從蔡侯反自屈於楚而降乎以為諸侯不果於救而許卒困於楚則經當貶諸侯不當以救許為文凡救皆善辭也則僖公見楚之事妄矣

七年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惠王果以七年崩襄王懼叔帶之亂秘不發喪在前世或有之矣然不過數日之間豈有經年無君而子帶不知者乎以經考之諸侯為襄王謀已見於首止洮但尋前盟而已惠王實以八年冬崩王人來告喪而畏子帶作亂所謂告難於齊者近之

故諸侯復爲葵丘之會以脩好而襄王以寧周公

臨之無秘不發喪之事傳以洮盟謀王室故誤差

一年何以知之洮盟在春傳言襄王定位而後發

喪則諸侯固已知惠王之崩矣何爲更待十二月

以丁未告乎

八年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

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夫人當為成風非哀姜也禮無言致夫人者致之為言猶致師致女本非夫人而致之以為夫人也傳於隱三年君氏卒定十五年姒氏卒與此例凡三發而詳畧不同聲子姒氏皆妾毋則不薨于寢不殯不赴不祔或有之矣哀姜嫡夫人也不幸見殺于齊而不得薨於寢然經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又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未有不稱夫人者何待八年

而後始致之乎且傳言聲子不稱夫人故不曰薨而經書葬我小君哀姜此若未致為夫人安得書葬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仲子之宮是也僖公蓋欲加厚於成風列為夫人而登之於宗廟故禘以致之爾禘以審諦昭穆自三年喪畢初禘之後每五年而再禘僖公以三年喪畢其再禘在八年雖禘之節然實用之以致成風故言用猶九月用郊有為而為者此經所以書也傳知聲子姒氏之

說而不曉其為妾母之義故於此不悟其為成風但見哀姜不薨于寢遂謂魯人嘗貶之而不殯不赴不祔皆妄意之初未嘗求于經也按商制殯於廟周制殯于宮葬則朝廟而後行故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與士喪禮言朝而遂葬者同則殯於廟亦非周禮尤可見其妄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王在喪稱小子則見於詩書與禮矣未有稱小童者也禮邦君之妻自稱曰小童二名不應相亂其見於春秋亦無以是為言者其說蓋無據也傳言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則傳以公侯與伯子男為兩例武氏子大夫之子也其在喪猶稱子令

言公侯曰子豈伯子男不稱子乎此盖見經但書宋子衛子陳子而伯以下適無稱子者故從而為之例其實不知禮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

按是時襄王初立以月計之惠王猶未葬不得有事于宗廟何賜胙之有且脤膰之禮以親兄弟之

國非齊所得賜或以小白而特賜之亦疑在終喪之後而誤記于此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小白之會莫盛於葵丘既以為謀王室則不當與伐山戎伐楚同為不務德而勤遠畧其言不類矣所謂君務靖亂無勤於行者意必指里克平鄭父之事且里克欲納文公而殺奚齊在晉獻公卒之後是時獻公尚在宰孔何由豫知其亂而戒之此傳但見後書諸侯盟而不及宰周公不知不敢盟王三公之意妄謂宰孔先歸因附會為之說爾

十有一年

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惠后欲廢襄王而立子帶齊侯帥諸侯為首止之會以定世子秦晉皆不與焉自是尋盟復為洮及葵丘之好亦皆主齊秦晉未嘗入會今子帶召戎伐京師何為齊及諸侯反不救周而秦晉救之此事未必有疑秦晉史之辭而左氏不能辨況首止葵丘皆謀王室之大者尚未嘗一與獨何為平戎

也

十有二年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齊小白本以定襄王謀王室為功令子帶召戎伐周而不救又從而納子帶反平戎於王與晉而和之是乃黨子帶而與戎為好者其行事豈不戾哉

十六年復言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召諸侯以戍周

告難不應在五年之後是時子帶尚在齊王亦不應復假齊以為援而十三年言齊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湫復命曰王怒未怠不十年弗召也而二十二年記富辰請召太叔而王復之於齊正十年豈仲孫湫之智果能豫定富辰之請若是其適契乎其言前後乖違附會一無可據以吾考之自子帶奔齊至王召之皆不足信特頽桃之欲為亂因惠后之意奉子帶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

乃為近實秦晉平戎之事吾固疑其未必有且伐而言平者猶獻功也今言平戎乃和解之二義自不同兼襄王畏子帶久矣每告難於諸侯不暇不應令奔而復名之蓋戎與狄事相近傳不能辨而誤載之不然齊小白以霸顯諸侯坐視王室之難而不救內黨於罪人外黨於戎人反秦穆公晉惠公之不若安用其為首止于洮葵丘之盟者而經于諸侯不一貶也

十有四年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

而使來朝

經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則季姬固未嘗嫁鄫左

氏安得遽言鄫季姬來寧而公怒之乎蓋徒見內女

無與外諸侯相遇之理且能使之來朝故意之云

爾凡內女既嫁必冠以其國與其夫之姓如紀伯

姬蕩伯姬之類此春秋常法也然必先見歸如伯姬歸于紀之類或以季姬嫁在鄫子為世子之時故經不見然何以後方見季姬歸于鄫乎或又曰此鄫子來朝而請得之故再見夫鄫子不朝因季姬來寧怒而止之則但不歸其國而已未嘗絶也何用以書嫁之辭書之其反覆皆無據云

二十有一年

冬公伐邾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皡濟而脩祀紓禍也

滅國未有不書于經者諸侯來奔亦未有不書于經者審如傳言經安得不見乎滅須句謂不若不書猶可也來奔則無不書之理案明年公伐邾取須句猶言公伐邾取訾婁則須句蓋邾之邑也傳

不知此而以成風為同姓故妄信所傳耳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陳世子吳復歸于陳蔡世子廬復歸于蔡楚滅其國而後能復之猶見書于經須句誠滅于邾而魯反其君此孔子所謂興滅國繼絶世而天下之民歸心焉者也而經反與伐國取邑之辭一施之猶不免于譏乎左氏蓋既失之于前而因以成其說

者也

文公

元年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經言錫公命錫者常也賜者非常也言賜誤矣

晉侯伐衛

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

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

胥臣伐衛

經言晉侯伐衛則非先且居胥臣矣文公以前僖三十二年十二月卒至今年四月則方練後四月亦不得言既祥溫會在僖二十八年文公之為也亦不得言朝王于溫三者皆誤

公孫敖如齊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竝聘踐修舊好

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

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周制歳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君即位而卿

出聘蓋春秋之制不可為先王之禮

二年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

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

前以縠為司空則卿矣自當以名氏見猶虛村之
盟言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者何
士縠獨以為堪其事推傳意似謂卿不會公侯故
云爾然經序士縠在宋公陳侯鄭伯之下則固不
與之會杜預乃以司空非卿以出盟諸侯受成於
衛貴而書名氏蓋是不達傳意而妄言之豈有司
空而非卿者諸侯再命之大夫經未有進而稱氏
使實卿而當進則何以書乎

八月丁夘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秋八月丁夘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諸侯不得祖天子鄭祖厲王蓋周之末造此弗忌

之誤傳載之非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內王之下士外小國之卿與大國之士皆一命書人公羊穀梁所謂微者春秋常法也其名例固不可亂唯北杏之大夫始會惡曹之大夫始盟清邱

之大夫屈中國而從楚翟泉之大夫盟於天子之
側皆貶而稱人蓋其事昭然可考其他未有不見
於事而變文者蓋卿貶而書人可矣然與一命而
法當書人者何辨此春秋别嫌明微之道也而傳
每于諸國並以人見者皆為貶卿之辭必列其姓
氏而曲為之説以義考之悉無據且此伐秦之人
謂之崇德春秋伐國而非其罪者多矣未嘗皆貶
之秦穆公雖有悔過用孟明之小善何獨遽尊之

乎

公子遂如齊納幣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僖公以十二月甍杜預以為月誤當為十一月今以冬納幣固未知為十二月與否審為十二月猶在禫則納采在三年之内矣納幣常禮經未有書者所以貶其為喪娶公羊曰三年之内不圖婚者

是也反以為禮乎諸侯取元妃固自有時而以即

位為節尤見其妄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

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杜預以潰為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

蓋衆辭逃者不與於衆竊以其身免以是為辨初

不以上下也鄭伯逃盟陳侯逃歸曰逃鄭詹自齊
逃來亦曰逃何獨在上乎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
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救未有言伐者經特書伐楚蓋見不直救為諼故
明年楚卒滅江若王叔桓公實同伐則何以不書
於經

四年

夏逆婦姜于齊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此公自逆之辭也何以知之女在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國稱婦人審以微者逆當言逆女于齊不得

遽稱婦婦雖有姑之辭然宣書夫人婦姜至自齊皆於至言之不得稱於國中也其不與莊書公如齊逆女同文者蓋成禮於齊故即以婦名之所以諱而不書至傳見没公與莊書法異因附會出姜而為之辭妄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傳不以妾母為義而謂之禮其意若謂夫人薨含

賵與葬不見經而成特書以妾母為當含賵且會葬者以論禮尚安足與言經意乎經不言來正見榮叔不親至爾而傳言來其誤尤可見也

六年春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

舍軍易將蒐而後為之可謂重矣是時襄公方强

處父雖專豈得擅為之哉公羊所謂處父諫襄公

從之而廢射姑者是也故以為公漏言云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

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賈季狐射姑也前言陽處父能改蒐而易中軍亦

已强矣又黨於趙盾安得為無援乎如傳所言處

父但為賈季所殺此乃大夫兩下相殺自不得書於經葢傳不知此例而妄言之也當如公羊云射姑刺之於朝經以襄公漏言故以國殺傳以處父為侵官葢亦畧聞其為大夫有罪之辭而不達國殺之義故雖言之而終不了累上之義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

民

日月所會謂之朔閏斗指兩辰之間非朔也先王告朔不告月以閏者附月之餘日而天無是月故爾公羊穀梁之言是也經書不告月傳乃以不告朔為非禮是豈知經乎或曰閏不告月則何以頒是月之政蓋從其所附月而頒之閏與所附月本一月非二月也傳乃以為棄時政此豈廢一月之政而不告乎其言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

言閏則是而非不告之義

七年春

三月甲戌取須句

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須句為邾邑吾固言之矣文公公之子審叛其父我取其邑而封之辭不應無所貶此理之必不然者蓋傳誤以須句為國也使實有此絶太皥之祀以與鄰國叛臣其罪又大於取邑亦不應無異文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

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宫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言衆則不得言非其罪言非其罪則不得言衆二義不可相兼杜預別衆為不稱殺者之名非也例非兩下相殺豈有稱名者哉此傳知非其罪之義而不能信故又言衆以包之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

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賔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

經書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據傳例皆陳曰戰未陳曰敗某師令潛師夜起則非皆陳矣安得不言

敗而反書戰乎趙盾將中軍亦不得不見名氏杜預謂敗廢嫡而外求君附會之辭也且前言先蔑如秦逆公子雍今經書先蔑奔秦而不言出明先蔑從公子雍在秦師以其不得入故復從之歸秦則先蔑何由復將下軍杜預又謂先蔑前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弗悟傳言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則立靈公自在出師之前何先蔑前還之云其妄尤可見凡傳所列將佐

皆無足據此蓋與長岸同文耳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傳以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為諸侯趙盾為晉大夫是矣而以不書所會為公後至且經既言公會是公至之辭也今公後至而辭無所

貶諸侯非後至而反不得序其賞罰豈不倒置哉此正謂趙盾背公子雍之約而立靈公懼諸侯之討挾霸主以會諸侯不以靈公主會而已臨之諸侯知趙盾以大夫執國命靡然聽之不敢違故貶而略之爾趙盾以大夫目之盖猶以公子糾之故而云及齊大夫盟于蔇而不名者同此經所以書于戰于令狐與先蔑奔之後也

八年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扈盟非後至則書討者誤也遂本以二事出故以壬午盟趙盾于衡雍乙酉盟雒戎于暴相去四日非一事再見自不應去族何珍之云使戎果欲伐魯而遂專盟之經與其遂事則當於衡雍之後書

遂會雒戎盟于暴亦不得以再見名氏為美若經不與之去族不書則與一事再見而卒名者何以辨經不言遂而傳言遂其妄可知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

書以官皆貴之也

諸侯殺大夫相赴告必以其罪若衛殺孔達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此諸國告殺大夫之辭也未有言其美者其有罪無罪則經以義正之傳論經每言從赴告司馬審以握節為美必非赴告所言經何從知之耶司城效節而出豈大夫出奔者皆竊其節以逃而獨意諸能效之乎以周官考之惟守邦國都鄙及

出使有節六卿之居官者未聞其有節也則司馬司城何節之云此蓋傳不知宋有六卿自當書官而妄為之說其言公以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者經之予奪豈不在其人而徒從公所行為正乎

九年春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楚人以三月伐鄭經繼書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下言秋狄侵齊則諸國之救皆在一月之内計鄭以伐告五國會師而往未可謂之後設楚方來伐聞五國來救而退亦豈可以不及楚師罪之此皆誤以人為貶卿者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諸侯書葬不書賵禭常事且不足言也夫人則雖葬亦不書矣前惠公仲子及成風見賵含雖天王亦書以其為妾母也故令秦人歸禭雖事在九年之秋亦書且以著其弗夫人以見正爾傳誤分僖公成風為兩人故皆以不當事言之而以不忘舊好為禮僖公與秦穆公本未嘗通翟泉之盟大夫之會爾且贈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傳固以為非禮今不當事乃以為禮乎

十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蘇子王臣也頃王新立若欲修好於諸侯何獨與魯盟乎其言及蓋内為志此乃公内交蘇子而竊與之盟爾故没公以示貶凡與諸侯大夫微者盟則没公以殺恥私與王大夫盟則没公以示貶

十有一年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冦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

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經書狄侵齊敗狄于鹹不言其為長狄凡傳所記鄋瞞緣斯僑如焚如榮如簡如事皆不可據且其言衛人獲簡如鄋瞞由是遂亡而國語載孔子對吳使者之辭曰周為長狄今為大人則孔子時長

狄之種尚存要之兩書皆妄當依經為狄而已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春秋正名郕太子實未嘗立安可因公以諸侯逆之遂書郕伯又況竊地而來乎且傳既以郕伯非諸侯而以諸侯逆之為非禮矣則竊地何以復言

尊諸侯不書此自相伐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城諸及鄆書時也

土功得其時不書此在冬十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之後雖為得時以其畏齊行父帥師併城二邑所以書爾

十有四年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據此即單伯為王臣而商人為執天子之使矣戎伐凡伯以歸猶不言執變其文曰以歸豈齊中國執天子之使反無異文而與齊人執鄭詹同辭乎單伯蓋魯之孤公羊穀梁之言是也故後書單伯

至自齊不然王臣曾何以書至所謂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此魯人請齊之辭非王人請齊之辭也

十有五年春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諸侯與其卿大夫邦交固

有常儀矣華耦其官皆從使卿之禮當然此乃常事何足以為貴使非其禮而擅以其官從正當見貶又何以貴之乎此亦傳不知宋卿自當書官爾其復書氏葢自以襄夫人之黨貶說已見穀梁諸侯相聘使介有常不聞官皆從也以此為貴豈春秋之意哉

夏曹伯來朝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

制也

諸侯世相朝吾固言其非矣此乃叔向所謂明王之制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者盖霸主之令以為古制非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

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凡諸侯盟會而不序皆以不足序見貶城緣陵與此兩盟于扈一會于扈是也各以其事考之可見

此言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其説是矣何用復書諸侯會而公不與與公與而後至兩例乎若然是一不會而為説者三則何以别且諸侯會而公不與見於經者多

何以獨此三會盟而諱為有齊難而不會非無故而棄諸侯之好亦何以遽為君惡凡此皆左氏不傳經雖偶聞之而不能必是以參用所傳而俾其或中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非也說已見前

十有六年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

據傳例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預謂稱君者書君之名稱臣者書弑者之名則凡稱國稱人不言臣名者皆君無道也故於此復以杵臼發之然據傳所書公子鮑禮於國人竭其粟而貸之乃以私恩結民而傾其君襄夫人欲通鮑

不可而佐之施國人奉鮑以因夫人已而夫人遂使公田卒殺之則昭公未見其無道其罪在鮑與夫人豈可不名鮑而稱宋人反以昭公受惡哉此蓋傳不知稱人為微者弑君之辭而妄為之說也

十有七年春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推傳意謂林父等不能討昭公之賊故以為失其

所經皆貶而書人然齊崔杼弑莊公經書公會晉侯而下十一國于夷儀傳言欲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且自六正至于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經猶歷序諸侯而不貶則賂公既無道宋獨不可以衆弑為辭以自免而經反貶林父等乎其輕重為不倫矣若使四國以微者行則何以為貶由此言之四國之稱人實微者也

諸侯會于扈

晉侯蒐于黄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非也說已見前其曰諸侯無功者是也

十有八年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經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前未有兩使並書者惟此與定六年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兩見耳

遂嗇為賀惠公立得臣為謝齊來會葬自當各書不應併而為一穀梁以為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數之者幾是矣然不見其事亦非相介也正以請宣公之事為重故以兩卿並行猶陽虎之以季孫斯仲孫何忌請於齊也

冬十月子卒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

杜預以為魯人諱弒以未成君書之此蓋不知未

踰年不稱君之法乃疑先君既葬而不稱君稱君

豈在葬不葬乎推傳意似謂書卒不書弑為諱如

隱公書薨若是則幾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

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大歸謂出也哀姜夫死子弑不安於魯而歸父母

之家不得為出凡出皆有罪者也傳既不察此故

後復為例曰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哀姜誒之也魯無出夫人自不必立例

莒弑其君庶其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如傳所言則僕為以子弑父何為不與齊公子商人同書而反從君無道之例没其名而以國弑乎所謂紀公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者盖欲

遷就其說紀公審為無道然舍子弒父之罪而正君之無道非春秋之法也凡傳記事因其說而誣以事者類如此然則紀公以國弒固無道者然非僕所弒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讞卷四

宋 葉夢得 撰

宣公

元年春

公子遂如齊逆女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

三命之大夫未有不氏者遂氏公子久矣何獨於

此為尊君命乎蓋傳不知一事再見卒名之例但

見後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妾以為尊夫人故於此復為之說於成十四年叔孫僑如事亦然而復著春秋之稱其不知經可以類推矣不然晉人執季孫意如而後書意如至自晉晉人執叔孫婼而後書婼至自晉亦何所尊而稱族舍族乎

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

按文十七年春經書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不言盟安得謂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六月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傳曰晉侯蒐于黄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則安得為魯討齊二說皆自相伐據十五年晉侯會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此在齊人侵我西鄙之後為魯討齊當是此盟而傳誤

以為此會其記事顛錯類如此

二年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懐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

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

申朝于武宫

趙盾非實弑君者也以其反不討賊太史加之弑

耳穀梁記董狐之言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

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

此葢原其志誅之也今直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曰

非子而誰則是乃正弑君者傳葢得其說而不盡

也其載孔子之言謂董狐為書法不隱可矣既加

盾以弑以為萬世之訓豈得以其為法受惡復稱良大夫乎其言越竟乃免尤不然所以責盾者在討賊不討賊不以竟為限使盾越竟而復不能討賊則遂可免乎若言遂亡而不反則無所畏責此亦因上亡不越竟之辭不察孔子之意而誤記之也

四年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公子宋得子家而後成其弑書宋則歸生之罪不見書歸生則宋本弑君者固無所逃矣若但責歸生權不足而不及宋則宋之罪豈以歸生而免哉

五年

夏公至自齊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公出而書至此自常法既别無異文何以見其書過宣公本以濟西之賂為齊所立傳以為齊侯新

立欲親魯而許公子遂之請止公者執公也於是
別未有隙不應為大夫求婚而遽執公此事亦不
足據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冬來反馬也

反馬於禮無見正使三月廟見歸其送馬自應遣
使高固與子叔姬俱來則何以謂之反馬

七年

夏公會齊侯伐萊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霸主徵兵於諸侯而相與應命不過曰以某事討某人此即謀也何與不與之有使不與謀則何名為會乎凡言會者以會禮合諸侯也此蓋與會盟及盟同義左氏既不得於盟故併伐失之而妄為此義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黄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諸侯會盟而王臣臨之者多矣未有不書柯陵鷄澤平丘是也唯葵丘之盟宰周公不與則復出諸侯盟于葵丘此會王叔桓公果在焉何以不書乎既已無據矣所謂晉侯止公而公不與故不書者

尤非是誠或有之亦當如平丘書公不與盟何諱之云大抵經書會而傳增言盟者不一皆無所考證要之當從經也

八年

城平陽

城平陽書時也

經書城平陽在十月葬敬嬴之後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安得為時蓋誤以夏正言之也

九年

秋取根牟

秋取根牟言易也

根牟不繫國杜預以為東夷國者是也蓋屬之以為附庸故不言滅傳拘於克邑不用師徒曰取故謂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此自克邑之例爾根牟誠邑則當繫國若以為國則必勝之而後能取於傳例凡勝國曰滅之何以不言滅乎

楚子伐鄭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

按經及傳前皆無厲役之事杜預以六年楚人伐鄭取成而還當之然傳本不言厲何以知其即此役十一年傳言厲之役鄭伯逃歸杜預復指前六年事皆無據特附會以成其說爾且既取成而還則何罪復伐此書在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之後蓋鄭既與楚成復叛而從晉故討

之是以十一年辰陵之盟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是矣傳蓋横出厲役事以相亂也

十年

夏四月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

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崔杼舉氏與書尹氏卒之義同皆譏世卿也左氏
既失之於尹氏故併杼不能分周之强宗莫大於
尹氏固不一矣然詩有言文武吉甫者有言尹氏
太師者豈賢者則别之以見名不賢者則但識其
族歟尹氏崔氏其初告之辭亦必以名氏并見矣
春秋因之以譏世卿故去名而但見氏左氏求其
說而不得但以髙國盡逐其族遂以為告以族而

不名若以為不當然故春秋録之以為非其罪其失之逺矣詩言尹氏太師此周人之辭也不名自可知其人矣杼乃告魯之辭若不名則安知其為誰乎不知經之弊至於如此且欒盈左氏亦以為以其族奔晉必亦以盈告而言其族矣經何以不書欒氏盈之罪未至如杼復入而弑君故告一也罪在族則去名而舉族罪在人則去族而舉名此非左氏之所知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秋劉康公來報聘

劉康公杜預以為王季子其後食采於劉蓋據公子譜言然其釋經書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復引以為天王之母弟字季子然公子譜言劉康公為頃王之子定王之弟王之弟不知其何據疑以左氏稱劉康公而公羊稱天王之母弟故參取之云爾然而天子之例稱王子如諸侯之稱公子王子朝是

也親言之則舉重而以屬道天王殺其弟佞夫是也傳例凡稱弟皆母弟王季子審為定王母弟何不書天王使其弟其來聘如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而忽舉字乎季與子皆字也言季則不得言子言子則不得言季經有以字為褒者矣未有以字為貴者也正使得稱字亦不得冠王王者繫子之稱非繫字之稱以外傳考之定王八年即宣公之十年與左氏合王季子固劉康公也然不得為頃王

之子季者少也季子猶言少子蓋譏王以幼弱任大夫之事則劉康公當為定王之子非項王之子方聘魯時未為卿士故經特書以見譏也

十有一年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

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
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
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
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
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
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
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

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經書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入陳在殺徵舒之後令此言入陳殺夏徵舒則先後正相反矣蓋楚子以徵舒故伐陳雖入其國而殺徵舒以正其罪與蔡人殺陳佗者同故與之以討賊

之辭而不言入及其欲縣陳則因以利之是所謂貪其富者則亦入陳而已故復正其入陳春秋功罪不相掩猶柏舉之戰吳子始得稱爵及入郢亂男女之别則以夷言之曰入郢楚事先後雖不同而其義則一左氏不知此是以違經而妄變其序也　按徵舒弑靈公之明年經書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則陳成公固已君矣至十月而鄭入陳中間成公未嘗出奔則安得為在晉乎令叔時

之言謂諸侯之從據此但楚入陳無他諸侯則其言之謬可知矣此葢傳妄信嘗欲縣陳之說故謂成公先奔爾楚莊王賢君也辰陵之盟成公在焉是必嘗請於楚以討徵舒故使公孫寧儀行父亦得伸其志則何懼而奔縣陳及欲納夏姬事皆不足據 公孫寧儀行父同君于惡者也義不得納以其能請於楚而討徵舒故特以納許之凡經書納者皆與之辭何禮之云

十有二年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

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
中之指可掬也
據傳例皆陳曰戰未陳曰敗某師經書晉荀林父
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此皆陳也今傳所
記乃因楚子逐趙旃趙旃棄軍而走晉人以軘車
逆旃楚人誤以為晉師至遂出陳進師車馳卒奔
以乘晉師荀林父不知所為而敗正所謂未陳者
安得經書戰乎與其例自相違矣傳載邲戰事其

辭太靡此皆晉楚二史各記勝敗靡雜之言未必皆實而不能辨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諸侯及大夫盟而後不能守者固不一也未嘗皆貶何獨於清丘而責不實言乎杜預謂宋伐陳衛

救之為不討貳楚伐宋晉不救為不恤病然而亳城北之盟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皆在焉其載書亦曰救災患恤禍亂然而冬秦人伐晉明年楚公子貞侵宋諸侯皆未有救之者亦可謂不實救災患恤禍亂之言矣諸侯何以復序而不貶且是歲宋以盟故以陳貳於楚而伐陳可謂討貳矣則宋為無罪華椒何以亦書人傳於明年楚子伐宋復言君子曰清

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蓋自知其相戾故復為說以救之然而君子以為可免而春秋不免吾不知其說也杜預彊為之辭言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免夫大夫將君命而出褒貶即其國之事安有與國為二者其附會尤可見蓋不知貶大夫同盟之始也

十有三年

夏楚子伐宋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救蕭之役在清丘前若以是免宋則是時華椒猶未受盟若以宋見伐於楚而諸侯不救因以免宋則此罪在諸侯宋若無伐陳討貳之事安可以諸侯之罪而得免謂之君子之言亦非矣此傳急於免華椒之說以為之辭而不悟也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明年衛殺孔達則晉之討也晉雖不救宋而能討衛功罪蓋相半不可謂全不實其言者葢知前說之妄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說見前

十有五年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

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物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赤狄狄之總名也其別為潞氏及甲氏留吁見於

經者自三種各以其別言之故皆冠以赤狄今乃
先言敗赤狄而後言滅潞別而為二其義不可解
意或以參見謂赤狄即潞潞即赤狄如大夫名氏
與爵謚參書者要之赤狄非止潞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
伯衛卒立召襄
王子捷杜預以為王札子不言子札傳文倒札字

非也公羊以為長庶之號亦非是唯穀梁以為當上之辭者近之穀梁謂大夫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令春秋見書者三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此自以親責之也若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與此穀梁皆以為當上之辭當上者謂專殺臣而任其君之事者也故曰矯君命而殺之非怨怒相殺也楚比非實弑其君者不可以討賊之辭加之故言公子棄疾者以公子棄疾當上也召伯毛伯非得

罪於君者不可以君殺大夫之辭加之言王札子者以王札子當上也棄疾不言楚人以其與蔡人殺陳佗者異故不變文而王札子言王子札則與王子虎王子朝同疑其為兩下相殺故特變文加名於子之上見其親貴如晉卓子衛伋子壽子云爾此穀梁之意而經之義也今謂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札子殺之札子為之殺而復立召伯之子襄使權不在札子不足以任其君之事失經

意遠矣此葢不知札子變文之義也

冬螽生

冬螽生饑幸之也

傳例凡物不為災不書今謂螽生於冬不為災以幸而書則他何以不書乎螽者蝗子之入地而未成者也凡經書螽者十其四書秋其四别書在八月九月十月唯哀兩見於十二月秋者夏之五月六月七月與書八月九月者同而十月者夏之八

月此皆為場榖未登而害稼以災書也十二月者夏之十月雖害稼然當蟄而未蟄以見司歷之過若蝝以冬生在夏八月九月十月之間則與前十月十二月書冬者同以見螽雖蟄而蝝之在地者復出歷三月並見在八月則害稼而為災在九月十月則雖不害稼而為異合災異而兩書之故變文曰蝝生而經書饑不於秋螽之後而於冬蝝生之後則蝝之為災可見矣此傳誤以夏正言冬謂

塲穀已登不為災求其說而不得是以謂之幸也

十有六年

夏成周宣榭火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穀梁皆以火為災當從二氏作災左氏不傳經之誤也何以知之經未有書火者人火有為之者亦不可勝記故不書天火以天事為重故書則此何獨書乎傳以為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則是不

知經之義是以承文之誤而不能辨也

十有七年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

冬公弟叔肹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太子之母弟公在雖太子猶繫公稱子豈有母弟而稱太子弟之理乎自不必為此例其曰凡稱弟皆母弟是矣然或褒或貶必有見焉如齊侯使其

弟年來聘陳侯之弟黄奔楚之類然後以重書叔肸書弟盖以其賢穀梁嘗言之矣傳不得其事故但從母弟之例不然季友亦莊公之母弟何以止稱公子友如陳哉

十有八年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僖以公子遂如楚乞師書則此安得不書且魯前此與齊未有隙何爲而欲伐齊杜預謂公不事齊

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此皆求其說不得而妄為之辭也按成二年六月傳言臧宣叔如晉乞師蓋謂是年春齊侯伐我北鄙故爾齊晉相與盟魯懼而為之備可矣何遽乞師於人而伐之乎傳誤也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

戕者辨殺之名非辨弒之名不應以內外為别自

虐其君以君而言不可槩曰殺故變其名謂之弒自外虐人之君不以君言則何害其言殺哉内必曰弒盜殺蔡侯申何以不言弒外必曰戕楚子誘蔡侯般殺之何以不言戕戕者賊而殺之是也

春秋左傳讞卷五

宋　葉夢得　撰

成公

二年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名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

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楚莊王賢君也以夏徵舒之惡討陳而殺之經與之以討賊之辭豈有復納夏姬者乎至言君名諸侯以討罪按經但書楚人殺夏徵舒楚子入陳諸侯無在焉何名之有則莊王之納巫臣之諫皆無實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徳以及遠方莫如恵恤其民而

善用之乃大戸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强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于是乎畏

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

經先書楚師鄭師侵衛繼書公會嬰齊于蜀而後書公與楚及諸國人盟會與盟自兩事蜀魯地也使楚果嘗侵我入其境經何為而不書乎傳乃謂因楚侵我我以賂請盟楚人許之乃盟誤合會與盟為一事妄矣且盟者十一國魯畏侵而請盟何與他國之事而十一國之大夫亦豈能卒然並集于魯哉葢是時楚莊王卒共王初立而弱嬰齊欲

以威脅中國悉率王卒而行因侵衛之師名諸國而盟之魯欲附楚故公即其地先會以為好爾經惡楚强諸大夫靡然從之故皆貶而稱人謂之畏晉而竊與楚盟亦非是何以知諸國書人為大夫以嬰齊在焉而稱楚人則諸國之人固皆大夫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二月公至自伐鄭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

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

如楚獻捷

郯之役在宣十二年晉本以救鄭而師自敗非鄭之罪也葢晉敗而鄭復從楚故十四年書晉侯伐鄭傳曰為郯故也安有更七年而復討乎此葢為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故爾非討郯也傳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今經但書伐鄭而已而傳言東侵鄭安有已聲鐘鼓言伐而復侵之者乎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以棘為汶陽之邑公羊亦云然始賂齊者以田而已邑不與焉今田復歸我而我取之邑何為而不服哉詳左氏意魯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葢謂汶陽為棘田齊歸我田不歸我邑故汶陽不服而僑如圍棘以其圍我舊邑故得與内邑同見圍然而經書取汶陽田在二年明年始圍棘夫言取

則既得之矣何為復圍棘哉其實齊初但侵我汶陽之田而已棘猶在也汶陽田既歸我而邑别自叛兩者初不相干故三年但見圍棘如圍費圍郈

圍成爾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聘一事也盟一事也諸侯大夫未有以二事出者審實使之來聘因以尋盟則當如天王使榮叔歸

舍且賵書來聘且盟令聘事既畢而復書盟豈以兩事並出者乎經之例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非一事雖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猶各書今荀庚孫良夫皆不繫國非再見而畧之貶其專也且自公即位惟晉嘗為赤棘之盟而衛盟于蜀自主于楚何尋之云安得為禮或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亦不繫齊何以為中無事而不為貶乎此連鞌戰之役將在軍中盟所得專也

六年春

二月辛巳立武宫

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宫非禮也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巳非由人也

武宫武公之宫也猶言立煬宫何與于立武而謂之非禮乎此葢傳誤以潘黨勸楚子立武軍之事言之杜預知其説而以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宫兩言之雖巧于附會要不能救傳之誤也立煬宫

傳以為季孫意如禱于煬公逐昭公而為之立然則武宮或由鞌之戰禱于武公而立也

取鄟

取鄟言易也

鄟杜預以為附庸國是矣而傳以取言易則非吾嘗言之矣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寗相鄭人伊雒之戎

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此事與經書絶不相類經書衛而不書晉如杜預言晉不告或可也二國既同侵宋何為反自相襲乎據伯宗言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

然是晉侵宋師過衛境而欲襲之然前亦不得言

晉衛侵宋傳之言首尾自相戾

冬季孫行父如晉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魯往賀遷則晉嘗來告矣經凡遷國未有不書如

衛遷於帝丘蔡遷于州來之類何晉遷反不書乎

然則行父如晉非賀遷也

八年春

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是時共姬猶未納幣安得為聘共姬或是因聘以圖婚然亦不得謂之聘共姬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杜預謂納幣使卿為禮內女嫁為夫人紀伯姬杞伯姬皆不書納幣常事故也則宋女安得獨以納

幣為禮而書乎此葢為言使者父母沒自婚之辭與紀裂繻來逆女不言使者母在母命之辭為得禮故各書以一見正爾非傳所謂禮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

保天之禄夫豈無辟王頼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徳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若爾同括之死本無罪以莊姬之譖爾據傳例殺大夫無罪則不稱名故宋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今同括何為而書名此乃趙氏之强晉史有為之辭者傳不知此國殺大夫之義而妄信之不然晉既以讒殺之矣經遂可以讒而實其罪乎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女出則夫家之義已絶自不得以夫人書卒此齊子叔姬郯伯姬所以皆不書卒也杞何得獨書乎此葢雖歸而未許之絶故明年復逆其喪以歸則固外夫人法所應書也杜預謂憫其見出來歸故書若更適大夫則不書此附會之辭也

衛人來媵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媵不皆以同姓先儒固有言其非者矣今必以衛人晉人來媵為禮則齊人來媵又何以為禮乎杜預謂異姓非禮然則禮者亦書非禮者亦書何以為别非春秋之義也此葢不知宋得用王禮備三媵以重書爾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以歸請之也杞叔姬

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

夫婦之道既絶則不可復合不為伋也妻則不為

白也母豈可歸為魯女猶得為我而為杞伯妻乎

非知禮之言也

城中城

城中城書時也

土功時則不書盍是時楚方伐莒莒潰楚人入鄆

我無素備畏逼而恃城以為守故雖時猶書以是
貶非謂時也

十年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
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
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
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

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

晉侯生而立其子是禪之也歷春秋未見有為此者審有之亦大事矣經何無異文以示義乎凡諸侯出奔有二君者未嘗不書名以為别令繻一晉侯也州蒲亦一晉侯也經但書公會晉侯安知其為州蒲而非繻乎蓋傳蔽於大厲之妄謂晉侯先有疾不得會故因為是言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則即晉可以盟矣何待歸乎此文與晉荀庚衛孫良夫同以郤犨之專盟也當是穲茷歸知其無貳于楚公假盟以免禍而郤犨遂從之耳

夏季孫行父如晉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魯臣出從諸國盟未有不書涖盟者行父何獨不書乎杜預謂郤犨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畧輕則郤犨何以既書聘又書盟而令反不以盟為重蓋傳不知譏專盟之意既誤以郤犨為來盟故又以行父為往涖盟也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

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自周無出是矣以為周公自出則非也此葢左氏不知三公與王同體之義夫既言出奔則何以別其為自出乎若然王子瑕王子朝亦周臣也而奔晉奔楚皆不言出豈可以是反謂瑕朝之正尤可見其妄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

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瑣澤之會杜預謂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然經書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見衛侯而不見鄭伯豈傳誤以衛侯為鄭伯與然其載宋西門之盟

亦非是始九年傳言晉歸鍾儀使求成于楚十一
年言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聞楚既
許羅茷成使歸復命故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
之成明年遂為此盟吾謂晉誠欲與楚成既鍾儀
謀之于前羅茷請之于後何與于宋而必待華元
合之乎審有是盟豈瑣澤之會猶告諸侯得書西
門之盟反不告諸侯而不書乎然則瑣澤自魯衛
以他事與晉為好無與于楚西門之盟未必有傳

但見鄭伯嘗以貳楚執于銅鞮故謂晉楚合而聽成遂誤以衛侯為鄭伯爾此相繼言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冬書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楚之成實在此晉愧其求成于楚故不以告是在傳之中而不悟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傳不知中國敗異域與魯敗外同辭之義自拘未
陳曰敗例故妄以間宋盟及不設備言之姑以成
其說而非事實也

十有三年春

三月公如京師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
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
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王之卿士會諸侯伐秦有不書于經者二公誠行安得不書乎杜預謂二公不書兵不加秦既言會

則便當書矣何必更問所加况後言麻隧之勝則兵非不加秦也以禮考之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劉康公成肅公雖畿内諸侯然亦兄弟之國也國有祭焉自應受脤傳不知此故妄以為會伐爾然劉子之言亦非是脤膰皆祭祀之肉也膰以熟言脤以腥言本不别戎祀古者以血祭祭社稷五祀則腥也故社稷五祀之肉謂之脤以饋食享先王則熟也故宗廟之肉謂之膰凡腥皆當為脤師行

必受于社故以脤言而脤非兵祭之稱安得言戎

有受脤此疑亦非劉子之言而傳附益之也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絶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禄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

之肯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絶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

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伐與侵皆討罪之名其好固已絶矣不必先絶而後舉也而此辭大抵多不實姑舉是二者言晉文公征東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文公之霸但侵曹伐衛敗楚而已何虞夏商周胤之有而晉方為霸主亦未嘗朝秦也僖三十年經書晉人秦人圍鄭據傳文公自以亡過鄭不禮且貳于楚討之無鄭人怒秦之事且是時唯秦同伐亦安得言

帥諸侯秦伯以燭之武之言與鄭盟固非秦大夫
而謂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者前既無同伐諸
侯則此何人致命自殽之役終襄公之世秦晉用
師葢未嘗息故秦既戰彭衙其明年又有王官之
役又明年晉復圍秦邧新城錡安得謂襄公願赦
罪于穆公乎鬬克歸楚求成此自秦楚欲平其隙
是時穆公方霸非恃楚以為强者楚頵之弑何與
于秦而謂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此葢附會彭

銜之敗然秦人終取晉王官及郊晉畏而不敢出則秦非不克逞志者也其言皆無據此亦戰國說士之言杜預知其非故以為晉誣秦夫豈有請于天子合諸侯之師以討人而誣其罪諸侯乃肯從乎傳亦若知其不然者故以令狐之盟及呂狄與楚伐晉為晉辭若然晉直以是三事絶之固有名矣何必先加之誣凡左氏不能辨當時雜家之言每務博取而曲成其說類若此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經伐而不戰則書伐而不書戰伐而戰則書戰而不書伐惟桓書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伐並見葢以别嫌非常法也今經但書伐秦審有麻隧之勝安得反志伐而不志敗乎杜預謂經文闕漏

傳文獨存此不知戰伐不並見之義妄以附傳而
誣經也不更本戰國時秦爵蓋與前呂錡之辭相
連皆後人之辭爾

十有四年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
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
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稱族舍族之妄吾固言之其所載君子之辭雖傳之有自然施之于此亦非其義其于邾黒肱以濫來奔爲欲蓋而名彰齊豹書盜爲求名而不得皆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辯亦非兩書本意其辭仍詳畧不同尤以見左氏非正受經者間聞其說而不知其孰謂是以言之每不當其處也

十有五年春

三月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

曹負芻殺太子而簒國晉合諸侯以討執而歸之京師討罪之正孰善於此則可謂不及民而以人執為重乎夫君與民孰大負芻之惡未有以見貶

至書晉侯執之而後始著必以不道于君為侯執而輕不道于民為人執而重顛倒君臣之義而縱失負芻之罪豈春秋之義哉蓋傳不知以侯執為伯討以人執為非伯討之說是以輕重正相反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

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

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

經書華元出奔晉又書華元自晉歸于宋凡經書自某歸者皆有奉也是華元至晉以晉之奉而得歸令傳所書華元乃為魚石所止不至于晉而反則經安得書自晉歸乎此葢不知書自之義而妄信宋史之辭以失經意杜預遷就其說乃謂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夫華元所以挾晉者

将以勝國人而討亂耳何與於他國使華元實無晉之援而徒假以赴告亦何足以為重也　傳以蕩澤殺公子肥而謂攻蕩氏殺子山言背其族則以子山即蕩澤邪非蕩澤邪若以為即蕩澤以背族貶而去氏則經當書殺其大夫澤不當言山若以為非蕩澤則安知山非蕩氏之族殺公子肥者乃山而非澤乎蓋傳不知公子非三命不氏之義每以稱族舍族為褒貶故或以山去族為罪然不悟

其例殺大夫而名者為有罪安在其不氏也然則經見山不見澤以經為正則澤宜為山之字左氏欲以參見而誤以澤為名也凡傳書此事皆不可據其失華元之事詳於前矣其後又言殺子山而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五大夫出奔事皆不近實為亂者蕩氏一族魚石等何與而俱奔經亦何以獨書魚石不書四子則向為人以下皆未必嘗奔魚石既自止華元援之而歸何懼而反出以

吾觀之魚石荅與蕩山同惡蕩山既殺則魚石自不得安故其後復據彭城為亂皆無與四子事也

十有六年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經書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傳例伐與侵固不同則經言侵傳安得謂伐乎杜預謂經傳異文經從告

傳言實尤非是若經但從告反不若傳之實則變有告易是非顛倒勝敗者經一皆從之褒貶予奪何足以為經附會之弊一至於此且傳謂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古人本不諱敗若宋果嘗為鄭所覆獲其二將則宋以為恥不告可矣既不恥而來告豈敗于人而反告侵乎經既言侵則自伐而下皆不足據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經書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即子反此君殺大夫之辭若據傳所言則楚子本不殺子反而子反自

殺則經何以稱國而殺乎呂氏春秋言荆王聞酒臭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為戮與傳不同而實合乎經則傳所載未必然也葢欲實郤至二卿相惡之言故欲歸子反之死于子重而不悟其違經

公至自會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

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十五年諸侯同盟于戚傳言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則戚之會乃所以執負芻安得以列諸會為無罪乎杜預謂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此言害教為甚且衛州吁弑完石厚問定君於石碏碏曰王覲為可豈以諸侯為會而免哉况負芻實未甞得列會者曹人必不應反

妄言之以欺霸主杜預以為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此雖强欲附會不知其與十五年討曹成公者戾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

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犫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

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經書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於苕丘舍之猶言釋之今乃以爲執于苕丘許魯平而後赦季孫是爲始置之而未釋也故杜預謂舍之苕丘明不以歸誤矣大夫執之書舍之書所以見重也苟姑置之而未釋則如傳言猶以爲執何用但記其不以歸乎蓋傳見行父以九月執十二月方盟意此三月之間猶未得釋故云爾不知僑如在魯十月已奔

齊若非知晉悟僑如之譖而釋行父則何由遽奔

若晉人執行人叔孫婼傳言乃館諸箕此乃傳所

謂舍者而經自不書矣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傳言出若云逐也僑如以十月出奔季孫行父以

十二月與郤犨盟公至自會則方僑如之奔公與

行父俱未歸也而誰逐之乎杜預謂公未歸命國

人逐之若然經亦當書放僑如不當以自奔為文

按僑如本與穆姜同謀害公者穆姜在内僑如若無所畏豈國人所能逐襄二十三年將謀臧氏季孫名外史掌惡臣問盟首曰無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此蓋僑如知晉舍行父其謀不行懼而出奔爾魯人因與諸大夫共盟於後非盟僑如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按十六年傳穆姜欲去季孟公不從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若是則偃未有罪穆姜假之以脅公爾而經書刺公子偃此殺有罪之辭也偃葢與僑如同惡者前言不盡其實也

十有七年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此乃伐鄭之諸侯也與戲及亳城北同文蓋鄭服而共盟也鄭繼叛故後復見伐戚盟乃討曹負芻何尋之云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伐與圍二事春秋舉重圍重于伐故言圍不言伐設有見焉則圍伐並見者有之矣未有舍圍而言伐也杜預謂畏楚救不成圍而還若是則未嘗圍矣傳安得言圍哉

十有八年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

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
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傳爲此四例皆不可通於經蔡季蔡人名之於陳
此國逆也而不書入衛侯朔入于衛此復其位也
而不書復歸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此諸侯納之也
而不書歸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此以惡入也而
不書復入若此之類不可槪舉葢左氏不辨逆順
難易之理又不别君臣之義不可以同辭而一之

故其說每相戾凡歸皆順辭也易辭也入皆逆辭也難辭也四者各即其實言之其善惡褒貶不在于是復者以位言也國君出奔其位未絕故可言復歸大夫去國則絕矣故不可言復歸是故君皆言復歸而不言復者不與其復也臣皆不言復臣而言復者求為復者也